

隱匿在強迫型性格異常下的妙玉

A Lady "Miao Yu" behind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許 玫 芳

Mei-Fang Xu

龍華技術學院國文科

石 富 元

Fuh-Yuan Shih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摘要 Abstract】

【妙玉】是紅樓夢中最特殊的人物之一；性格孤僻、愛潔極致的習氣，為金陵十二釵揮下彩筆，一個發人深省的女子。本論文嚐試從精神醫學及其成因去探究妙玉小時成長過程中因體弱多病而出家、進大觀園、在大觀園裡成為守著性幻想的變形菩提至落入悲劇命運的格局；我們發現妙玉是強迫型性格異常之患者。紅樓夢作者最難能可貴的是準確的描述出一、二百年以後，今日精神醫學臨床實驗已能獲得證實之強迫型性格異常之種種特色，亦讓讀者有如親睹聞見古代社會中性格特殊女子之遭遇的圖像。

"Miao Yu" was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ladie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he was unsociable, autistic, and mysophobic in personality, and had a eventful and pitiful outcome. Among "the twelve Jin-Ling ladies", her personality traits made herself the most impressive lady for reader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d her special personality traits via modern psychiatry concepts, and tried to explain the etiology of her mental derangement. We found that she had the character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i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her constantly ill childhood and unsteady family.

The authors made very precise and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behavior of the victims of this mental illnes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hundreds years ago. Most of them could be found in modern psychiatric clinic and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contributions he gave us.

關鍵字 (Keywords)：紅樓夢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精神醫學 (psychiatry)、性格異常 (personality disorder)、妙玉 (Miao Yu)。

小說之所以感人肺腑者，在於至情至性的人物素描及敘事技巧；人物素描之優劣，單憑作者風骨之所樹，肌膚之所立。《紅樓夢》作者¹將十二金釵中之妙玉塑造為有聲有氣，如見如聞的一位時代奇女子的悲劇，是有目共睹的。作者將一位曾有志於事功的年少女尼常年的羈囿²在大觀園華富、世俗的反差空間中且以帶髮修行之名而磨蹭、俯仰於紅樓塵事之間；不難想像作者所鋪設的人物是人間的「異形」(Alien)³之一。若從人類學角度言之，此乃人類生物性差異所產生之現象，又稱「多態現象」(polymorphism)⁴，實不足為奇。而妙玉之所以成為成功的「悲劇異形」，端賴於作者對人物性格的描述及熏染、浸化、刺激、提脫四種力量，⁵營造小說之氛圍，使讀者能入而與之俱化的功力烘托而出。

在古典小說中，人物的性格往往由語言及動作表現出來，亦有由作者以全視角直接描述出來的；此外，非僅主體性之人的敘述是重點，外在客體環境之概況，亦關乎人之思緒與性格之偏向。因此本論文為怕挂一漏萬，將就妙玉之體質、行為、語言、容儀、生活環境探索其性格特質，全文凡分為：(一)從體液、氣質量表透析癖好，(二)過潔的強迫型性格異常，(三)率性、傲物的性情中人，(四)守著「性幻想」的變形菩提，(五)一個時代女子的悲劇，(六)結論。至於《紅樓夢》之版本則以影萃文書屋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百廿回紅樓夢》(胡天獵叟國家圖書館館藏)為主。

(一)從體液、氣質量表透析癖好

妙玉之所以成為成功的「悲劇異形」，乃因作者將其異乎常人之思維模式及行為之殊別

- 1 有關紅樓夢之作者問題，筆者將以拙著《從夢學與心理學角度探析《紅樓夢》中之夢》中第一章探討作者部分，以為前八十回既經曹雪芹增刪，雖後四十回有高鶚補作之說，但尚有爭議，作者實為多人合作，故凡文中有提及作者問題時，筆者將直呼「紅樓夢之作者」，頁31-39。
- 2 李知其《紅樓猜夢》云妙玉自稱畸零，畸零諧音羈囿。(頁204)此處借用其「羈囿」一語。
- 3 此處之「異形」本指異乎常人之思維模式或行為之殊別相的鎔鑄，筆者借用人類對「外星人」之稱呼以形容妙玉。不過《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藉由岫煙之口說妙玉又稱「畸人」即「畸零之人」，與「異形」此處之用法極為相似。
- 4 《人類學緒論》第三章：人類的生物性差異，指出同一族群的鳥類常展現二種或更多形狀、羽色、或身體設計，就好像英國人有不同顏色的眼珠、髮型、或血型，這現象叫做多態現象(polymorphism)。文中雖僅提及身體設計，性格亦可依此類推。
- 5 梁啟超所謂之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為識，轉識成智，皆恃此力；二曰浸。……入而與之俱化者也。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能使人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見於《古典文學資料彙編》紅樓夢卷，卷六，頁562。)另《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萃》中第一編：總論，頁49亦有摘錄。

相的精心鎔鑄，讓讀者對其突兀的性格銘刻在心。此種性格若以醫學觀點分析，必然更能有助於讀者閱讀時對隱匿在異常性格下之妙玉有更深入之了解。

《人格心理學》中提及伍德沃士將「人格」(personality)解釋為：個體行為的全部品質。⁶而《韋伯的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中則將personality解釋為(1)形成一個人或特殊的一個人的品質或事實(2)一個人很突顯的個人品質(3)高貴的人。⁷雖然動力精神醫學將「人格」解釋為涵蓋「性格」的一種人際關係的表現⁸，但對多數書籍中「強迫型性格」一詞的使用，其卻以「強迫型人格」稱之，⁹可見二詞有混同之情形；而曾文星、徐靜《最新精神醫學》、林憲《臨床精神醫學》中均稱「性格異常」為「人格違常」，可見「人格」與「性格」一詞為異名而同實。

孤僻、過潔、不合時宜與高傲是妙玉突兀性格中最具特色之處，此單元將先論體液、氣質量表透析妙玉之癖好；至於過潔之性格、不合時宜及高傲將留待以下之單元討論之。首先需從妙玉於十七、十八回之虛筆出场的背景介紹談起，方能釐清其與所放散出的射線如第五回及往後有關妙玉出現的四十一回、五十回、六十三回、七十六回、八十七回、九十五回、一一一回及一一二回的應對關係或延展趨向。《紅樓夢》第十七回大觀園落成時，賈薈自姑蘇買了十二位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而由林之孝的採訪道尼的回言中道出妙玉的背景、身體狀況、文采、形貌及習業之師承¹⁰，看似粗略卻亦完整的概述。妙玉於十七回雖是虛筆出現，但卻「隱而愈現」。從其背景中仕宦書香之家、文墨經典精通的文采及極好的形貌，讓讀者可冥想覷見妙玉之主體與客體背景結合下的高貴氣質。從妙玉自幼多病的體質

6 見於陳仲庚、張雨新編著《人格心理學》p.143.

7 見於 David B. Guralnik,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p.446.

8 程玉馨《動力精神醫學》第一章：人格的形成。文中提及：「人格是一個人運用它先天遺傳所賦予的體質、才智、精力、性格等，應付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各種刺激，產生某一種特殊的反應、這個反應又起引環境的反應刺激，再影響本人的思想、情感、行為，這樣循環不息，繼續不斷的相互為因果，養成人格，所以人格是個很複雜的人與人間的關係結晶產品，包括本人對自己的估計，想像中其他人們對本人的估計，本人對於環境影響的估計，與本人的如何能夠影響環境。」(頁8)。

9 程玉馨於《動力精神醫學》第六章中探討精神官能症時，提及強迫型人格雖然很多，強迫型精神官能症卻少見。

10 有關妙玉之詳細素描在林之孝的回言中有：「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法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服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一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頁15-16)

及因此而帶髮修行的不得已入佛的初衷，又暗藏著在不得已之下，被層層包裹、騷動的凡心。文中述及其習業之師承處雖僅一、二句，但云其師父精演先天神數之師學，對第七十六回中妙玉聽黛玉與湘雲在凹晶館聯詩，從詩之內容即可知人氣數及第九十五回中，因寶玉失玉，岫煙請妙玉「扶乩請仙」詢問玉的下落時，便予讀者對懂得仙術的妙玉神妙莫明之謎感。作者又將妙玉的結局從師父口中的遺言「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而正式揭起序幕，以與第五回之演曲及第一一二回妙玉墮入被輕薄、被擄的悲慘輪迴中，作一「宿命難逃」的應和。從作者的短而意賅的敘事中，妙玉的與眾不同，已見端倪。

德國精神醫學家克來區邁 (Kretschmer, 1925) 將人類之體液分為四類：肥胖型 (pyknic)、纖瘦型 (asthenic)、健壯型 (athletic) 及畸異型 (dysphastic)。……而纖瘦型的人格特質是較沉默、嚴肅與孤僻。¹¹ 《紅樓夢》文中提及妙玉自幼體弱多病，此類型者，以瘦者居多；後妙玉又吃素，吃素者因所吸收之熱量較少，故較不易肥胖；〈世難容〉中形容其氣質美如蘭，蘭花纖細秀美，是作者為妙玉貼上纖瘦型之標籤的明證之一；另外，如果妙玉是肥胖之人，作者必定會一如描繪寶釵之豐盈般的詳述其體型，但在第十七回的妙玉虛場出現時卻說妙玉之模樣極好，可見妙玉非肥胖型、健壯型及畸異型之人；最後在一一二回妙玉被擄時，賊人將妙玉輕輕抱起，背在身上，給掇弄走了，以證妙玉體重之輕。總此可認定妙玉為纖瘦體質之人。雖然今日之人格心理學家以為克來區邁的體液分法不盡完善，因在謝爾頓 (Sheldon) 以較具科學方法提出三類氣質量表，腦髓氣質型 (cerebrotonia)，特色為壓抑、約束、好孤獨；內臟氣質型 (viscerotonia)，特色是舒暢、閒適、樂群；肌肉氣質型 (somatotonia)，特色是好活動、競爭、果決。¹² 不過從妙玉、黛玉具有相似之體質，卻有極為近似的壓抑與孤僻之特質而言¹³，其準確度仍不容質疑。因此透過體液與氣質對人類依然可作概括性之類分。而作者一而再的強調妙玉孤僻的性格，尤以《紅樓夢》第五回中警幻仙子讓寶玉聆聽紅樓夢演曲中之〈世難容〉時，將妙玉之氣質、才華、癖好、習性、宗教信仰及坎坷之命運一語道破：「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間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

11 參考普汶原著，鄭慧玲編譯《人格心理學》，頁 10~11。其中之肥胖型（指身材矮胖、圓肩闊胸）、健壯型（肉骨均勻、體態與身高成比例）及畸異形（身體各部分成不規則或不協調的組合，包括各種不屬於前二類的體型）。

12 參考普汶原著，鄭慧玲編譯《人格心理學》，頁 13。

13 余青〈讀紅樓夢女性人物的描寫〉中亦以為妙玉與黛玉接近孤僻之特質，不過有程度性之差別而已，其文為：「妙玉……似顰而比顰更僻，如襲而較襲更怪。」（藝文誌，150 期，頁 58。）曾揚華〈漫步大觀園·處在“檻外”與“土饅頭”之間的妙玉〉中提及「林黛玉乃是在家的妙玉，而妙玉則是出家的黛玉。」（頁 162），王盈方碩士論文《紅樓夢十二釵命運觀之研究》，頁 79 中引用其言。

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頁13）作者讚美妙玉如蘭之特質、渾然天成之才賦，不假外飾，此是作者對人本的重視¹⁴；此外，作者卻又強調妙玉的孤僻性格是與生俱來的。在四十一回中作者藉由旁白之描述將妙玉之怪僻直表而出：「寶釵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黛玉走出來。」（頁8）作者佈局黛玉設問妙玉執壺斟茶時所泡用的是否為舊年所釀之雨水？卻被妙玉冷笑為大俗人。妙玉之所以嘲笑黛玉，在於諷刺黛玉的口感不好，對於泡茶所用之水的清醇與否沒有鑑別力；相形之下便顯出自己品茶的獨到處。寶釵的知人及識大體的反應，乃因面對一個怪僻者習性的不易捉摸而適時的帶黛玉離開實為上策，一方面可替黛玉解圍，一方面也避免在下一個言談話題中自己也成了妙玉的冷嘲對象。而寶玉算是從留心觀察妙玉到體諒妙玉的第一人，處處拿捏妙玉特質而與之配合得宜，以上是透過作者演曲中之敘述及寶釵心中對妙玉的了解所做的靜態表述語。另一有關妙玉孤僻性格的描述語出自妙玉自我的表白，當寶玉建議妙玉將劉老老吃過茶的杯子送給劉老老賣錢去時，妙玉回答：「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頁8）這是妙玉呈現給讀者既是孤僻，亦是過潔的一面。孤僻的人不願別人碰觸其物，此為其內心世界中的不良人際關係之表現，是「物不能與共」的排斥群治關係，因此「冷漠與酷」的表情一直是妙玉孤僻性格的代言。

妙玉此種如蘭氣質與孤僻的天成性格，人格心理學確實提出了佐證：以為氣質、偏好來自遺傳，而遺傳有可能是一切心理因素之特質。¹⁵因此，人類之氣質、偏好既然來自遺傳，便是指自然天成；且其有可能源自一切心理因素之特質。此種論調所謂有諸中形於外，心裡現象與行為之孤僻應有其直接或間接之關係。然在精神醫學之領域中，有更科學之臨床實驗，更進一步的將其歸之二大成因：(1)是體質成因論，以為生物學因素中有一項是染色體異常的問題，但染色體異常並非是直接由遺傳而來，在染色體之中特別與性格異常有關係的是克萊費特氏症候群(Klinefelter's syndrome) xxy 及 xyy 型症候群二種；(2)是後天環境影響論，精神分析學派以為是幼兒時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¹⁶紅樓夢作者對妙玉性格孤僻直指出渾然天成之說法，顯然是體質成因論，至於綜合妙玉的其他行為、性格、習性等現象，則後天環境中發展出來之行為模式亦無不可能，只是作者未提供讀者更多資訊可加以研究。

14 張錦池《中國四大小說論稿》第10章：《紅樓夢》與啟蒙主義人性思潮，三·美——人的才智，文中對作者讚美黛玉的「詠絮才」、賈寶玉、史湘雲、妙玉、薛寶琴、薛寶釵、探春、王熙鳳、賈雨村的才智均以不同的角度讚美；又云：「《紅樓夢》這種把聰明才智當作人的美好天賦來欣賞與讚美，是作者人文思想的又一反映，在當時對於人們思想的解放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頁244~249。

15 參考普汶原著，鄭慧玲編譯《人格心理學》，頁4。

16 參考林憲《臨床精神醫學》第6章：人格違常性疾患，頁226及229。

(二)過潔的強迫型性格異常

《紅樓夢》作者尤以描寫妙玉之潔癖處，最是精細絕妙。妙玉其實就像一本「定型化之契約」，雖然週遭環境均在其過潔的要求下規律化的運作，但作者為何讓其掉落「云空未必空」、「欲潔何曾潔」、「到頭來風塵骯髒違心願」之陷阱中？實值探一究竟。

過潔的習性在精神醫學中有可能產生二種情形：一是強迫心理症 (obsessive and compulsive disorders)，通常均伴隨著強迫型性格異常，如手髒洗手，會洗上一、二十遍。一是強迫型性格異常 (obsessive and 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雖過潔，但不至於像前者那麼歇斯底里的洗手洗上一、二十遍；有強迫型性格異常者，不一定有強迫心理症。而所謂「強迫型」之指涉有三：一是形容典型無意識的思想或行為的成見（指強迫症），二是形容一般的性格型態 (a general personality style)，三是形容特殊的性格異常 (a specific personality disorder)。¹⁷ 所謂強迫症者，其中之 obsessions（固著），指一種重複的、固著的思想或意象，非病患的自由意識，不斷出現而無可抑止。compulsions（強迫）是指一再反覆去做的行為，為了減低由固著思想所產生的焦慮。¹⁸ 《紅樓夢》一書中並未有關於妙玉為了洗手而一次洗上十次、二十次的病態行為出現，故絕非強迫心理症；不過其過潔之表現，卻有些異乎常態，而較近似強迫型性格異常。所謂強迫型性格異常是指凡事謹慎、小心、毫不馬虎、責任心甚強、墨守成規、律己甚嚴、愛整潔、缺少隨機應變及輕鬆一下的能力，缺乏幽默感，或過於完美主義者，一般說來用功的學生均有此性格¹⁹。而妙玉正巧亦都有此些現象與行為，因此將妙玉界定為一般性格型態的強迫型性格異常，最為恰當。至於特殊性格異常是指達到強迫型性格異常之標準者可能亦同時顯現出分裂型性格異常 (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及妄想型性格異常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此

17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 Chapter 7, p.181.

18 *Psychiatry*, p.1060.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 p.182. 筆者綜合以上二書之說整理而出。

19 筆者綜合參考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 "obsessive-compulsive" is a character familiar to every hard-working student. We often use this label to lampoon ourselves or others for being careful, too preoccupied with detail, and too diligent or perfectionistic." p.181. 及徐靜《精神醫學》第 24 章：性格異常，頁 228。另在程玉馨《動力精神醫學》中亦提及強迫型人格者會「盡量控制本人與環境，非常謹慎，深思熟慮，甚至於有迂腐、枯燥乏味的感覺。他的處世和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完全根據理智和邏輯，不顧感情和直覺。凡事堅持要客觀，以避免受到主觀熱誠的影響。他缺乏適應能力、想像力、創作力；但對於變更具有保守性的謹慎，可用以平衡他人一時性的劇烈熱情。受到他人的詰難或反駁時，他常是意想不到的堅固和頑固。他珍視正義、誠實，注意財產的所有權，非常節儉，有些似乎吝嗇。他處理事物有秩序、整潔、嚴守時刻、感覺任何事件都需要在事先加以判斷。」第 6 章：精神官能症，頁 224。

均需透過特殊之醫療行為予以矯治？²⁰ 以下筆者將就紅樓夢文本中檢視妙玉在此種性格運作下的特質與人際關係。

在《紅樓夢》第五回的演曲中，作者道破妙玉先天的、宿命的缺陷「過潔世同嫌」。而在第四十一回中寶玉品茶櫛翠庵時，將後天的、隨命運擺佈的潔癖表露無疑。作者先是以寶玉的視角，首次敘述其看到劉老老吃過茶後，妙玉嫌骯髒，忙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的心領神會。伴隨過潔之性格的另一心理特質，在臨床實驗上表現的是擔心被弄髒及被污染，此在強迫型性格異常中算是最常見的固著想法 (obsessional thoughts)²¹。《紅樓夢》作者透過寶玉的外視角敘事觀點，從語言上傳遞讀者此時妙玉有極深之固著想法的訊息，在四十一回中，當其和妙玉陪笑時所說的話最能應證精神醫學之理論。「寶玉說：『那茶杯雖然骯髒了，白擦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說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繳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骯髒了。只繳給我就是了。』」（頁8）寶玉拿捏仔細的觸角延伸入妙玉的深層心理：一是為茶杯的實用性著眼，一是勸妙玉行善、施捨，而建議妙玉將茶杯送給劉老老賣錢度日，但妙玉的反應卻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對自己已用過之物，深怕遭他人玷污的絕決。因此，寶玉極能體會的說出此時妙玉連與劉老老說話都嫌骯髒的心理，而主動提出此事由他來代勞的婉轉方式。這是《紅樓夢》一書中「妙玉過潔」最深刻的描寫，因妙玉嫌骯髒的不只是週遭的環境事物而已，「品味的高下」亦是其對骯髒的定義所在。再次，寶玉建議叫幾個小兒河裏

20 過去對於特殊的性格異常均歸類為十種，除了妄想型性格異常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及分裂型性格異常 (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外，尚有躁鬱型性格異常 (Cyclothymic personality disorder)，暴躁癲癇型性格異常 (Explosive personality, Epileptoid personality disorder)，強迫型性格異常 (Obsessive 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歇斯底里型性格異常 (Hysterical personality disorder)，衰弱型性格異常 (Athenic personality disorder)，反社會型性格異常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被動攻擊型性格異常 (Passive-aggressive disorder) 及無能型性格異常 (Inadequate personality disorder)（參考徐靜《精神醫學》p.227-228., Merrill T. Eaton, Jr., M.D., Margaret H. Peterson, M.D., James A. Davis, M.D., *Psychiatry*, p.95., A. H. Chapman, *Textbook of Clinical Psychiatry*, p.225-227.）但在 Thomas A. Widiger, Ph.D., Allen J. Frances, M.D., *Textbook of Psychiatry*, 中則有新的三種特殊性格異常之類型，一是自戀型性格異常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二是性虐待型性格異常 (Sad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及自棄型性格異常 (Self-defeating personality disorder)，p.621. 不過此處指可能在達到強迫型性格異常之同時，病人亦表現出其他十三種特殊性格異常現象，均屬於強迫型之特殊性格異常。

21 Paul M. 及 Emmel Kamp,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Adulthood" in *Handbook of Child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Chapter 16, p.221.)

打幾桶水來洗地。妙玉雖覺好，但卻僅讓小公兒抬了水攔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她拒小公兒於門外的排斥心理，更因他們會對整個環境有所污染所致，此為典型之強迫型性格異常之特色。靖藏本中有一條批語：「妙玉偏僻（僻）處，此所謂過潔世同嫌也。……」²²點出妙玉之性格、癖好與習性。偏僻（僻）處是指性格異常而言，「過潔世同嫌」正是《紅樓夢》作者隱喻妙玉命格上之清高，不同流俗。由此規律之生活習性及過潔之性格造成其對他人或事物之要求甚深，自然形成了其待人處世上約己束人之金科玉律。由以上四處論及妙玉過潔的性格與行為的描述，顯見妙玉是屬於強迫型性格異常之典型。

作者對妙玉居住環境與人格相應之鋪排也極為用心，四十一回中賈母吃過茶後，又帶劉老老至櫳翠庵來時，妙玉出來相迎，眾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說：「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頁6）賈母眼見處是視覺臨場的花草震攝，直覺修行人清靜無為雜事清閒之園趣雅興非比尋常。妙玉生活之週遭環境的盡心修齊及花木繁簇榮盛，令人賞心悅目，是作者塑造妙玉由外影射內心所予人蕙質蘭心的印象。

寶玉冒雪，訪妙玉乞紅梅，也算在大觀園中的新鮮事。第五十回「蘆雪亭爭連即景詩暖香塢雅製春燈謎」眾人在蘆雪亭爭聯即景詩時，因寶玉不會聯句，李紈趣賞妙玉種的紅梅，因而眾人罰寶玉訪妙玉乞一枝紅梅。當寶玉笑欣欣的擎了一枝紅梅插入瓶中後，眾人竟以「紅梅花」三字作韻，賦得紅梅花。其後賈母從暖花塢出來，上轎出夾道東門，誤將寶玉看成是女孩兒；待寶玉走至前來時，寶玉對寶釵、黛玉等人道：「我才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支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頁12）雖此回提及妙玉，是虛筆敘述，並由寶玉代為傳達妙玉的一翻心意，不過此翻心意卻出乎寶玉意料之外，文中並未有任何字句圓釋妙玉的用心，實際應只有送花人最知送花意。對修行人而言，酒、色、財、氣均不沾，種梅花比較符合「戒、定、慧」的氣質。也許是一時興起，也算與大家聯絡感情；或因寶玉與寶琴的來訪所作的回贈。妙玉的送梅花予眾人，是高人雅致的象徵。在第一次寶玉冒雪乞梅回來，插入瓶內時，眾人均在賞玩看著這枝梅花，作者以全視角之觀點來描述這枝紅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一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期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個稱賞。」（頁8）而後作者更是借寶玉賦詩梅花之旨以喻妙玉：「酒未開罇句未裁，尋春問臘到蓬萊。不求大士瓶中露，為乞孀娥檻外梅。」（頁9）賈母來至蘆雪亭時亦稱讚「好俊梅花」，賞梅評梅猶如賞人評人，端賴鑑賞角度，而有優劣之別。梅花種得俊，乃因主人的蕙質蘭心。否則寶玉與寶琴就不會有二度訪妙玉乞紅梅的舉動。作者刻意將妙玉外在環境能種出如此引人入勝的紅梅，營造出勝於四十一回中花木繁簇榮盛的情景，是將妙玉之優點推向

22 見於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517。

極至。妙玉的不吝嗇，送了一瓶的紅梅花給眾人，讓賈母當場見到雪坡上寶琴披著靛藍裘及後頭又是一個丫環（賈母誤將看寶玉為丫環）抱著一瓶紅梅的奇景。讀者此時亦如置身雪地中進入紅白應照的色彩想像中。妙玉的美，不只是心靈，更在其心之清明。

從以上諸多有關妙玉之情事分析中，讀者不難看出作者其實是欲藉妙玉的性格與待人接物的反映，將妙玉性格中的過潔及齊整性，暗喻為一位極有秩序性、系統性、別人所無法任意跨越其生活空間之藩籬，並要求安全性及渴望內心焦慮的解除與釋放的妙玉。然而此種次序感其實是會導致不安與焦慮，其因卻又恰是由於增加的強迫性思想與行為所致；此為一種惡性循環。就其內心世界的「心理現象」而言，頗吻合於強迫型性格異常的氣質及內心需求²³。此種「心理現象」雖是抽象的，尤其安全感的潛在訴求及內心焦慮的解除與釋放是透過思想與行為而調節的，不過表現在妙玉的思想邏輯時，卻明顯的有序而固著的；表現在妙玉的行為上時，則是整齊的、潔癖的、有效率的及機械化。然而妙玉何以會產生此種性格？精神醫學將此種具有強迫型性格異常者歸之於人格發展中之肛門期，約在一歲半至三歲或二至四歲之間所醞釀的。此種人格形態是將世界分成善惡、黑白二者，特別注意「給予」與「接受」。²⁴換言之，妙玉乃標準的二元論者，凡事均二等分之，則過於規律化，缺乏圓融與通變。若從病源學 (Etiology) 角度言之，有二種因素會造成強迫型性格異常：其一是受環境因素影響，指在廁所訓練階段中，小孩子希望當他們想上廁所時能滿足當時最急切的需求是直接就地解放，但此種急切的需求卻與父母及社會的期望有衝突。此種緊張感是介乎自治主張與自制發展之間。專家建議在此階段中父母親勿過度訓練，否則將使孩子成為強迫型性格異常的犧牲品。其二是近年來的研究更以為天生的遺傳基因與環境因素的平衡必須被列入此期異常行為的考量。有些醫學專家更指出，如果父母親本身即有強迫型性格異常，以高標準來要求小孩時，此種算是遺傳。²⁵從十七回的描述，僅云年幼時父母親為其體弱多病的奔波與

23 在 Peter Hill, Robin Murray and Anthony Thorley, *Essentials of Postgraduate Psychiatry* 中對強迫型性格異常之人從其所表現於外之氣質 (Traits) 如 excessive cleanliness, orderliness, pedantry, conscientiousness, uncertainty things. (p.242.) 的描述可理出心理特質及病因；另外 'In general, obsessional personalities prefer their world to be orderly and to that extent predictable and secure. This order leads to insecurity and anxiety and is usually met by increasing obsessional and ordering activity.' (p.242.) 筆者於此處從氣質、心理特質及病因理出「心理現象」一詞。

24 見於徐靜《精神醫學》第三章：人格發展，頁 22。另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書中則以為是在二歲至四歲之間，頁 184。

25 參考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 'Toilet training is the standard metaphor for this stage: Children want to gratify their urges wherever and whenever they occur, but these urges conflict with the desire of parents and society. The tension, then is between the assertion of aut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self-control.' p.184. 而提出父母本身為強迫型性格異常而遺傳給小孩之因素的理論見於 *Modern Synopsis of Psychiatry*, 'Since the parents are compulsive, driving, perfectionistic persons with high standards, it has been speculated that this type of personality is hereditary.' p.635.

付出而今十八歲，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服侍。其父母究竟何時亡故，已不可知，但絕非在妙玉的幼年。²⁶ 有關妙玉幼年資料的不足，在應證精神醫學臨床實驗之結果上，顯然較不利。然若從妙玉自小體弱多病的生理缺陷觀之，妙玉無法像同年兒童一樣無憂無慮的玩耍，亦不能做到符合父母期望的健康小孩應學會的作息與行為表現；且出家亦非其所願，環境的無可選擇性²⁷，對其幼小的心靈及性格的發展均有相當大的影響。妙玉被剝奪了正常兒童應有的生態環境，此即是強迫型性格異常形成的溫床，於是妙玉成了天生的遺傳基因與環境因素雙重貧乏下的產物。

(三)率性、傲物的性情中人

妙玉的行為一直被籠罩在孤僻與過潔之中，若仔細分析，在四十一回有關妙玉過潔的三處敘述中，倒可分析出妙玉是位率性而為的性情中人，一語以蔽之：「直人直語」。尤其當他回答黛玉問話時的冷諷黛玉，更見出一個少不經事的出家人說話時的不加修飾與思考。其後又有「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頁8）從妙玉的舉動中，可見出其本真的流露及與人言談不多費時耗神的習性。寶釵識大體的帶黛玉離去，是不為難妙玉且避免彼此尷尬的委婉作風，因此彼此間還算相安無事，但第五十回中李紈對妙玉的為人卻頗有微詞：「……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插在瓶裡。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你取一枝來，插著玩兒。」（頁6）李紈對妙玉之厭惡，已到不願理會他的地步，可見妙玉的不得人緣，予人的可厭可嫌；這是作者成功的寫出了妙玉不容於社會風習的經典描述。不過李紈能識得妙玉所種的紅梅花之趣，及後來引得眾人齊賞紅梅花、賦吟紅梅花，應是作者別有用心的讚美妙玉的異人之處。能種出如此好的紅梅花，作者讓讀者欣賞到妙玉的完美主義也展現在植物的栽培上。

妙玉不僅是不趨時宜，更是一位「不合時宜」且「傲物」的人。第六十三回中寶玉和岫

26 在《紅樓夢大辭典·紅樓夢人物》中「妙玉」下寫著：「妙玉本蘇州人氏，父母雙亡，自幼多病，帶髮修行，大觀園落成時被賈府接來。」（頁732）顯然與筆者此處引用之胡天獵叟本有所出入，筆者細查《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十七回至十八回，未著錄頁碼）、戚蓼生序本（第十八回、頁4）、庚辰本《石頭記》（十七回至十八回，頁242）及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第十八回，頁641）之原文均與胡天獵叟本近似；且若以原文中為了妙玉的體弱多病，找了許多替身卻都無效而言，父母應仍健在，且文中是在明言妙玉十八歲後，如今父母俱已雙亡而言，其父母之雙亡亦絕非在幼年期。

27 朱彤《紅樓夢散論·漫談紅樓夢人物性格補充藝術手法》中云妙玉：「被宗教迷信的習俗惡夢般的投入空門」（頁141）自古至今宗教的魅力或迷信一直流行著，妙玉的病確實也一直醫不好，當人類遇見困境時，宗教信仰畢竟是最終的投靠，妙玉的父母是不是迷信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妙玉的病是真的好了，很難去斷定是否為巧合？筆者較贊成環境影響論作為因素的探討方向。

煙提到對妙玉的評語：「他爲人孤僻，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姊姊，竟知姊姊不是我們一流俗人！」（頁12）妙玉的「不合時宜」，是指其與社會格格不入之意志衝突---無法突破人與人之衝突及人與環境之衝突。在人與人之衝突方面，妙玉是表現在言語上的率直及行爲上的固執，而讓人無法接受；至於在人與環境之衝突，妙玉因過於執著而產生個人生態系統調適之不良及其與常人思維模式及行事態度之誤差。妙玉無法適應時代潮流，或說無法與世人周旋俯仰，此乃入世者對出世者之界定；事實上在出家人的哲理中，他們已深刻的選擇了自以爲是的適應時代潮流的方式，且對與世人周旋俯仰的價值認定，恐不及參經念佛以行人間大愛更重要。雖然妙玉步入空門是行非得已，但體弱多病的因緣際會，卻讓其締結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佛緣，至少《紅樓夢》一書行文至第六十三回，妙玉的表裡依舊是個出家人的模樣。

另外寶玉亦道出妙玉傲物的性格，此種性格與其爲人孤僻、不合時宜相爲因果。萬人既不入他的目，塵世間最理想與完美的人則是他自己及他所看得起的人：寶玉與岫煙。當寶玉聽說岫煙與妙玉是鄰居，便也讚美岫煙云：「怪道姊姊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頁12）寶玉對岫煙的讚美，其實是作者對妙玉人格清高藉此喻彼的手法，有《詩經·邶風》假讚彤管之美，以浮現靜女爲美之極至的巧筆。至於岫煙回答寶玉問話時說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作過十年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來寒素，賃屋居住，就賃了他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頁12）從二人之舊情未改觀之，妙玉雖是檻外人，卻是個「有選擇性」的重視情誼之人。從妙玉對岫煙更是青目看來，因妙玉是岫煙的半師，血脈中自然會留著某種相同的傳習因子；也因此久別重逢後，二人能格外的惺惺相惜。岫煙是除寶玉以外，第二位能真心理解並體諒妙玉的人。此外，讀者仍可從妙玉二度贈梅、飛箋遙祝寶玉生日及堅守其與岫煙之情誼言之，妙玉還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只是能讓其認同的朋友卻極少，而岫煙是少數體會到妙玉落拓的人。賈府人對妙玉孤僻的性情瞭如指掌，一個怪僻多的人，捕風捉影之傳聞總是不絕於耳，且有時時傳新之可能；因此對於一一二回妙玉被盜賊所擄後的宣染功力，不可小覷。作者一面敘述不知妙玉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一面又透過人們擅於運用想像力及口耳相傳的工具製造新聞，說妙玉引賊來偷賈府，並與賊人去受用了，將妙玉未來的禍福生死，醞釀成世代百思不解之謎。

第九十五回中岫煙爲寶玉失玉之事，請妙玉扶乩請仙，妙玉原是冷笑，後又問岫煙「何必爲人作嫁？」雖然後來破例幫忙，但漠不關心的態度，或許是爲免他人糾纏不休，而表現出的冷淡。在一一二回妙玉坐在蒲團上打坐時，妙玉唉聲嘆氣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

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頁7）。從妙玉的言語中，仍是傲物氣息（指在——一回中賈母一早出殯後妙玉造訪惜春時，被包勇所擋，氣得不言語；後雖與惜春道了惱，並下棋作伴，但卻因盜賊入侵而受驚之事。）妙玉的話鋒不帶感情，甚至是刻薄地將賈府看園的包勇形容成蠢人，可見歲月欲變易人之本性極難；同時話語中的不得志與「對功名的企望」，雖能將其落寞的心情表達無疑，卻又與出家人對世間的功名利祿「難捨能捨」的豁達之心相違背。畢竟妙玉的「帶髮修行」，是作者的盡幻設語之一，帶髮修行暗喻其心中仍有雜染，²⁸ 導致結局的事與願違。

從以上所有妙玉率性、傲物的真性情中，讀者不難發現妙玉話鋒的不帶情感，缺乏幽默感，甚至是刻薄的，究其因，除了天生習性上的缺陷外，行爲上的不夠圓融均是致命傷；妙玉慧根之不足，實亦披露於此。

四守著「性幻想」的變形菩提²⁹

亙古以來男女的感情問題一直糾纏人類；人類也因對其難捨而代代傳薪。對於已入空門之女子妙玉而言，除了讀佛書，行佛法，揚人間大愛外，豈有個人私情可言；因此作者鋪排妙玉爲一位只能守著「性幻想」告白的變形菩提。清秀佳人不安分的心，因無法跳脫情關糾纏，最終落入情欲旋渦；再被盜賊輕薄、擄走的下場，不禁讓人唏噓，是作者故設「顛撲不破的宿命論」，從結局遠應第五回演曲中有關妙玉未來的預言。人間的事與願違及多少遺憾，似乎是作者刻意欲加強於讀者「對紅塵看破」的概念。

爲何妙玉只能是守著「性幻想」的變形菩提？個人私情的必然放棄及不允許表露，使妙玉運用了自衛機轉中之轉移作用，而非矯情的³⁰ 解脫情困，此是其對寶玉情動過程中唯一的出路(exit)。妙玉的「性幻想」是其情動的證據，然而情動之初，絕非在第八十七回妙玉「坐禪寂走火入邪魔」中，而是在第四十一回寶玉品茶櫺翠庵時。從妙玉獨厚寶玉以自己前番常吃的綠玉斗來斟茶予寶玉的行爲中，可看出妙玉對寶玉之情的非比尋常，而給寶釵及黛玉別種杯子。作者伏筆了妙玉心中第一位「異性」的介入；尤其對一位一心向佛的人而言，也是一種不明言的含蓄，何況在寶玉的視角下，他算是最留心觀察妙玉的一位了。另在五十

28 「雜染」一詞出於《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一，頁16。「雜染」指的是雜念或是邪惡的動機。

29 「變形菩提」一詞由筆者所創，見於筆者之博士論文《〈紅樓夢〉夢、幻、夢幻情緣之主題學發微——堅從精神醫學、心理學、超心理學、夢學及美學面面觀》第3章，頁152。

30 徐靜《精神醫學》第9章：強迫心理症，其定義爲「原來針對甲之衝動、慾望或感覺，因某種理由不能表達時，轉而移向乙而表現出來者，謂之。」（頁196）張錦池《紅樓十二論·妙玉論》中以爲妙玉「……不得不勉強把自己的“五情六欲”捆起。這樣，內心越矛盾……即所謂矯情。」（頁312）。若以今日精神醫學言之，妙玉其實是運用了自衛機轉中之「轉移作用」之說法，遠較「矯情」之論來得正確。

回中的寶玉冒雪乞紅梅一事，妙玉的出現仍是以虛筆敘述。妙玉對寶玉是有求必應，贈梅一事是由送一枝而至送一瓶、或許因對象是寶玉的關係，不過連寶玉都覺得出人意表，可見妙玉亦有落落大方的一面。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妙玉打發幾個嬾嬾送來粉紅箋紙，上面寫著「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而寶玉請教了岫煙之後，也適時寫了回帖「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親自送至櫳翠庵，隔著門縫兒投進去。妙玉唯獨記得寶玉的生日，且有寫祝賀箋文的動作給寶玉；寶玉認真研墨、回信，二人一應一和，也算知己。從以上的敘述可看出妙玉與寶玉的互動關係一直維持在良好的狀況，且妙玉出人意表的主動贈一瓶梅予眾人，固然可視其對人際關係的稍加注意，不過恐應是作者更有意的為妙玉的情動鋪路。

至於妙玉在第八十七回的走火入邪魔及一一二回坐禪時的被輕薄與被擄，讓讀者見識到作者「敘事微而用筆著」³¹之功夫。在第八十七回中述及妙玉因想起日間寶玉的二次問話及惜春之言而心跳耳熱、連續臉紅三次。作者雖對妙玉臉紅之反應未有近一步之心理描述，不過讀者仍可感覺到妙玉對寶玉話語中的敏感度卻一次次提高。尤其第一、二次臉紅均是因寶玉問及自己之事：「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頁8）及「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頁8）時，寶玉均是針對妙玉設問，一是雖問為何因緣而來？二是寶玉將妙玉視為超然物外的高人，對妙玉推崇備至的心，在先後二句話語中均可聽得明辨，因此讓妙玉真心情動溢於頰外。其中妙玉雖僅微微的一抬眼，復又低下頭去的動作，不過卻能將一位情竇初開的少女羞澀、婉約的心思表露無遺。第三次臉紅則是妙玉問寶玉從何處來時，寶玉因想到此或是妙玉的機鋒而臉色一紅答應不出來，反倒由惜春代寶玉回答問題後，妙玉想起自家，於是心動臉紅，而與寶玉一起離開惜春處。妙玉三次臉紅代表著人格結構中之「原我」的騷動，亦象徵著結束櫳翠庵生涯的轉捩點。

妙玉是位嚴以律己的人，坐禪時的走火入魔，誤入情色世界中，應是妙玉人格結構中之「原我」掙脫了「超我」的束縛而產生了「性幻想的變形」。「原我」是欲求的原型，而「超我」則是符合舊傳統的道德規範；當二者有衝突的時候，妙玉的「超我」與「自我」把持著意識清醒的本體，而「原我」終究是要突破舊傳統的藩籬，從潛意識給予妙玉一個自由想像的空間，以取得精神境界的代償作用：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她；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她，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頁11）從妙玉的性幻想主題中所顯示的，除了與男女情欲有關的婚

31 見於金聖嘆批《水滸傳》第六十回回首批語：「敘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筆者，故其好惡早有得而辨也」葉朗《中國小說美學》第三章：金聖嘆的小說美學中詮釋：「敘事微」，就是情節曲折；「用筆著」，就是性格分明。……這是情節與性格一種辯證法。（頁115）。

娶外，妙玉渴望的是一群男性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而且身分是達官貴人及盜賊。這似乎與不食人間煙火的妙玉爲人有相當大的差距。妙玉的「原我」是青睞權貴，且又渴望低層的市井小人也爲她而來劫奪、勒逼。其性幻想的對象是兩種迥異且極端的身分與地位的人，由此可見其對異性的幻想已到芳心寂寞的地步，並隱透出心中的矛盾與衝突。近代夢學研究機構發現男女性幻想之內容有別：「性幻想之時，女人可能幻想被粗魯的男人強暴，而且樂在其中。這種性幻想也許能提供刺激，或是緩和她們渴望性活動的罪惡感，以免阻塞性的歡愉。」

³² 此種剖析，應證了妙玉此時性幻想中盜賊劫她的粗暴人物形象出現之深層心理。妙玉此時「原我」的精神活動是依照生物之基本法則，重視享樂主義 (principle of pleasure)，以至於能掙脫人格中之監督批判的機構「超我」，揚棄社會道德觀念，而陷入實踐性慾望的情網中。雖然性幻想的結局是受到驚嚇的哭喊，不過「原我」終究能一償宿願。只是讀者需留意的是在此性幻想中，其實妙玉已預見了自己未來被盜賊劫走的悲劇，但作者鋪排妙玉在——二回被盜賊以悶香薰了劫走時，卻仍是渾然無知的。妙玉雖能從詩中知人氣數，但卻觀不透自己的氣數，而淪爲傳統禮教及道德規範的犧牲品。表面上讀者看到作者理性的批判一位世俗戴髮修行的偽道者，自食其果的宿命³³；骨子裡卻是作者借喻妙玉悲慘的結局，以喚起人類的悲憫與同情。

人類學者以爲每一種文化之內或多或少都存有共通的或獨特的傳統性壓力及緊張 (stress and strain)，因此使得其中之個人都得設法克服其心理壓力與緊張。人類學家說出人類淪爲傳統禮教及道德規範之犧牲品的成因之一，乃在於文化之普遍特質及社會之共通現象；解決之鑰是個人對環境適應力之克服。雖然精神醫學質疑文化本身是否具備解決個人生活中所受心理壓力之傳統機能，不過即使有，人類卻往往因堅持自我價值判斷而迷失。打坐 (meditation) 之目的原在尋回自我，從而使得實際生活及生命更富饒些，而妙玉爲了克服其心理壓力與緊張卻沉溺在「我執」的幻想中，陷於邪癡中而無法自拔，真是個情事逼真的人。

(五)一個時代女子的悲劇

悲劇性人物之產生，乃源自於悲劇性格。希臘悲劇作家從可歌可泣的悲劇情節中，揭示人性的弱點，並啓迪人類愛智開悟的哲思；其塑造了偉大的悲劇人物之典範，留給後代無限

32 見於《桃色夢境》第一章：女人的性夢，頁15。

33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大觀園中之遁世者》對妙玉在高鶚的續作中被強盜擄走，「是不是把妙玉當作一個偽善者而給于惡果的懲罰？」（頁40~41）提出質疑；另梅苑〈由妙玉的遁世說起〉以爲「如果妙玉是新聞的主角，釋迦的懲罰，實在太苛了。」（現代學苑、第3卷、第5期、頁6）妙玉既被賊人擄走，後果必然不堪設想；石富元醫師與筆者以爲此是作者表面上欲達勸善懲惡之效而已，骨子裡卻是作者藉以喚起人類的悲憫與同情。

的迷思。儘管顛仆不破的宿命論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人間旅途中的陷阱重重，可喜的是人類依舊勇於嘗試與創新，可悲的是雖然豪氣干雲者多，但因無法擺脫舊傳統而壯志未酬的成為時代犧牲品者亦不少。一個時代女子的悲劇何以會降臨在妙玉的身上？從妙玉小時的家庭生活，妙玉的心性，被栓在櫳翠庵的歲月等，可尋出蛛絲馬跡來。

妙玉小時的家庭生活，因體弱多病而必須出家，其便失去一般孩童所應擁有的童玩，更由於孤僻、過潔、人際關係的不順、形貌的冷酷及機械化的行止，³⁴ 造成其不自覺的生活在與社會衝突、矛盾的行為中。而後作者又賦予妙玉有知人氣數及扶乩請仙之異能，增添小說之內容幾許浪漫及讓讀者有極大的想像空間。從十七回中隱筆妙玉因師承而能精演先天神數及從師父遺言「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學得能知人未來的預言。因此在七十六回中妙玉奉勸黛玉與湘雲二人在凹晶館聯詩傷感過於頹敗淒楚，「關人氣數」，勿再續作，而由妙玉回櫳翠庵後親自續聯此詩。妙玉此處的表現，恐是繼贈梅之後，讓讀者覺得是最主動關懷他人且溫馨的一次。在八十七回中亦是妙玉願與寶玉坐下來聽黛玉絃音的關懷他人之表現。黛玉因與寶釵遣送書信中述及感時序之遞嬗而惺惺相惜，後因天冷，欲加披一件衣服，又見到雪雁抱來的氈包中放著昔日「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並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而觸物傷情，撫琴悲往事。因琴音忽作變徵之聲，後真應了妙玉告訴寶玉的「金石可裂矣」的預言：黛玉之君絃果真繃的一聲斷裂了，此為《紅樓夢》中妙玉第一次神奇精準的預言。但妙玉的一句：「不可說，他日自知」一如其師圓寂前遺言中留下了玄妙的機鋒給妙玉，是佛曰不可說的寫照；不但讓寶玉滿腹疑團，亦留給讀者一腦的困惑。君絃的斷裂一語雙關，也象徵著第九十八回黛玉之主體與現象界短暫的一絲因緣終於被割斷，苦絳株魂歸離恨天已成定局。妙玉預言之神奇靈驗，讀者不禁要對作者鋪排如此妙齡女子的神算，刮目相看。另從第九十五回中岫煙為寶玉失玉之事，請妙玉扶乩請仙，妙玉從原本的冷笑表情至因岫煙述及與襲人等性命相關時，妙玉略有活動而同意為寶玉扶乩請拐仙問玉的下落。此亦是妙玉第一次演先天神數描述且精準之處（寶玉出家並尋回自我）。後來妙玉雖未幫忙解釋岫煙所錄的乩語，不過從前文與此處所論及有關妙玉言行的部分，只要妙玉願幫忙，妙玉為人所表現出之「本真、可靠、信實」則是無庸置疑的³⁵。雖然能接受此種「本真」的人畢竟不多，但可

34 部分意見參考 *Textbook of Clinical Psychiatry*，原文為 'The person with a 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anankastic are synonyms of compulsive personality) is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orderliness, frugality in his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Chapter 12 "The Var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s," p.214.)

35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第四章：「游仙模式與道家哲學」中提及妙玉與黛玉一樣均是「外冷內熱」（頁203）的人，所謂「內熱」與筆者此處所言：只要妙玉願幫忙，妙玉為人所表現出之「本真、可靠、信實」則是無庸置疑的。不過念棠〈《紅樓夢》人物瑣談〉中云：「其實妙玉外熱面冷若冰霜，內心情如火熱，……」（《反攻》238期，頁27）不知其措辭是否有誤？外熱又怎會面冷若冰霜？然其對妙玉內熱則與本論文一樣持肯定之態度。

靠、信實卻是他人求助於妙玉所不假思索的，況整個大觀園中也只有妙玉深懂此術。

作者塑造了一位非比尋常之女子妙玉，既能知人氣數又能扶乩請仙，且亦均靈驗，但卻讓妙玉對自己未來處境的不順及悲慘的結局，茫然無知。八十七回坐禪走火入魔時所產生之性幻想的被劫情景，應驗於一一二回中妙玉的被悶香薰住無法動彈，且在被輕薄、被劫時，作者極為諷刺的描述妙玉如醉如癡的神色，也算是對妙玉及世人之棒喝。靖藏本：「……它日瓜州渡口勸懲不哀哉屈從紅顏固能不枯骨□□□。」³⁶ 寫出了妙玉悲慘的下場。妙玉是位不折不扣淪喪在舊傳統禮俗及道德規範下的悲劇女角，雖並不符合 Merrill T. Eaton, Jr., MD., Margaret H. Peterson, MD. 及 James A. Davis, MD. 指出的強迫型性格異常者頗為順從舊禮教之特質，³⁷ 不過其他之人格特質均不離強迫型性格異常之特色。妙玉何以成為《紅樓夢》悲劇人物的最重要代表人之一，是頗值深思的。妙玉的「帶髮修行」，是作者的盡幻設語之一。一位帶髮在廟中修行的「淨人」，因造化弄人而使他有落拓、事與願違之嘆。若從佛學觀點論之，佛學否定「造化弄人」之「權責推諉說」，而是執持從業果論斷：妙玉今日的果象，並非今日所種之因，而是源於前生。若再從果象的內涵觀之，必由習性的缺陷所導致。此種習性缺陷是指與生俱來的習性，除了心性高傲、孤僻以外，主因卻是其心中有雜染，出家人皆以此為戒。《紅樓夢》一一二回中雖提及妙玉曾有欲得功成名就的動機與意念，不過卻一直無實際之行動，且從蘇州元墓至京以來，除了在長安·牟尼院以外，便被栓在大觀園的櫺翠庵中，未見其將先前之動機與意念付諸實踐，故不足以證明妙玉有貪念。其次是第一一一回中被包勇的無理所觸怒而不言語的瞋視，全書中僅見妙玉發瞋怒的一次；雖因不能進惜春屋內，等起心（隨境界所起之心）表現於妙玉形貌上的是不悅與邪氣，不過此亦不足謂妙玉著邪氣，倒是陷入情欲的癡想，走火入邪魔時的性幻想及被賊所擄時悶香薰得她心中的如醉如癡的狀態之下，妙玉成了情癡。除此之外，妙玉一直是生活在其為自己所建構的象牙塔中，執持在天生的孤僻、過潔的僻性之下，嚴以律己、操持謹慎、墨守成規，並觸犯成佛大忌的「邪癡」，以致墜入悲劇人生的迷霧中。事實上從妙玉第一一二回中慨歎其不能功成名就反遭包勇之氣時，讀者亦可由此知妙玉之氣數，因其語氣頹廢，顯示出人生自有定數。妙玉原先的預知神能至此處對現狀的不可理解與無法接受的心態，是二種狀

36 案：周汝昌暗語：所缺三字，前二字磨損不清，似各示二字，末一字蛀去。又說：「這一條批語，後半錯亂太甚，校讀已十分困難。」他暫擬如下：「它日瓜州渡口，各示勸懲，紅顏固不能不屈從枯骨，豈不哀哉。」而梁歸智《石頭記探佚》則校改為：「它日瓜州渡口勸懲，不哀哉！紅顏固能不屈從枯骨。」（後三個壞字當是如不哀哉的感嘆詞）頁 159。以上此二家之校改各有其理，但因與本論文此處欲探討之主題並無干涉，故筆者僅列之以備考。潘銘燊〈關於妙玉結局的思考〉中引用了靖藏本及梁歸智之說法。（頁 1）

37 見於 *Psychiatry*, (Chapter 7, p.103.)

況的強烈對比。妙玉預知神能的頓然失去及其無法掌控現狀的情緒，已可看出妙玉原先那顆「澄淨的心」有所轉變，已為情色所動；且對自己未來悲劇下場的未能事先預警，或是作者筆誤的疏忽？或是作者史筆褒貶法之運用？不過作者如此用心佈局，除了給予讀者峰迴路轉的閱讀快感外，更是對人類驚爆外在世界無可抗拒、無所不在之統馭神力的震撼。

不過就入世觀點言之，那畢竟是人性。妙玉是因過於謹慎及嚴以律己，以至於成為社會制度壓抑下及自我約束過度的時代犧牲品。對於如此一位犧牲品，我們更願以精神醫學之角度探索隱匿於其中的妙玉。此種強迫型性格異常並非一無是處，「這些強迫性人格對於他的雇主、上司、社會具有重大的價值，因為他們是誠實、可靠、穩定、經濟並有成效。只在發生強迫性官能症時他們才成為社會的負擔。所幸的是強迫性人格雖然很多，強迫性精神官能症卻少見。」³⁸ 所謂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指的是強迫心理症，妙玉雖愛潔，充其量是強迫型性格者，但還不至於嚴重到是強迫心理症患者。至少妙玉在《紅樓夢》一書中的確是一股清流，無論其言行如何的被批評或讚美，結局如何的淒慘，其總是一個「完美主義」且無害於他人的人。

(六)結論

本文首從德國精神醫學家克來區邁 (Kretschmer, 1925) 的體液分析及謝爾頓 (Sheldon) 以較具科學方法之氣質量表的測量中，應證《紅樓夢》作者將妙玉孤僻的性格歸之於天生的遺傳基因。妙玉更因孤僻而產生個人生態系統調適之不良及其與常人思維模式及行事態度之誤差；其「物不能與共」的排斥群治關係，常以「冷漠與酷」的行止代言。從「過潔的強迫型性格異常」的研究中，探索出妙玉小時因體弱多病而必須出家，喪失了一般孩童所應擁有的童玩，妙玉成了天生遺傳與環境雙重貧窶下的產物；過潔之性格亦正巧可襯映從「體液、氣質量表透析癖好」中所顯示出妙玉的孤僻，二者是一體兩面、相為表裡的。從「率性、傲物的性情中人」探討中，知妙玉可稱得上是典型的強迫型性格異常之人。此種性格之本質，在小說之鋪演中，具有一慣性、確定性；在現象上從精神醫學之角度言之，則具有恆常性而非豐富性、變動性。³⁹ 妙玉之超凡特出，便因此種性格「嚴以律己」之一慣性在日常生活履

38 程玉馨《動力精神醫學》第6章：精神官能症，頁224。

39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中提及「典型性格不是抽象的、靜止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展開的。因此，典型性格的表現形式不應該是單調的、貧乏的，而應該是多彩的。典型性格在本質上具有一慣性、確定性，而在現象上則具有豐富性、變動性。這是本質和現象的辯證統一。」（頁19）小說或小說理論對性格之討論，往往因缺乏臨床實驗之科學證明而易犯上「想像性之錯誤」，尤其在現象上典型性格所呈現的既是豐富性，又是變動性，因人是立體的，有多重面相以資觀察。若從宏觀角度論之，每一種典型性格在原有軌道中活動，歷時沉積後，必然產生恆常性。

行塑造「完美自我」的恆常運動中，能順心如願。在「守著性幻想情網的變形菩提」中，更將妙玉打坐時，因走火入魔而墜入性幻想情網中的思緒奔放，一位情竇初開，卻又一昧自我壓抑的變形菩提，描述得「自苦為極」，予讀者之形象極為鮮活自然。在「一個時代女子的悲劇」中，探討妙玉成為「悲劇異形」之成因。同時作者讓讀者見識到妙玉能知人氣數及扶乩請仙的異能，此為全書中賦予妙玉最具神秘性之處。妙玉究竟具有多少神能？就在作者刻意讓妙玉的預言及所施展之異能一一應驗之同時，讓讀者不得不陷入沉思中，信與不信似乎也關乎科學，信仰及個人的判斷力，《紅樓夢》作者留給讀者極大的想像空間。在此單元的探討中，也是呈現了全書中妙玉主動關懷他人且是最溫馨的一面。讀者不難感受到妙玉其實是一位「心地極為善良」的女子，至少在《紅樓夢》一書中妙玉的出現或為助人、或為營造一位變形菩提之藝術形象，但卻從不曾有害人之心的任何行止出現。或許因妙玉僅習得其師之部分本領而已，以至於對自己未來處境的不順及悲慘的結局，茫然無知。或許作者如此佈局之用心，除了給予讀者峰迴路轉的閱讀快感外，更是對人類驚爆外在世界無可抗拒，無所不在的統馭神力的震撼。

不過整體言之，作者對妙玉的敘述，是採取投入故事及特殊性格為勝戰之筆，以便拉近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其效果所呈現出的是更多的情感而非權威。作者除了採用外視角透過寶玉對妙玉過潔的留心觀察與心領神會外，又透過寶釵、岫煙對妙玉孤僻習性及不合時宜的了解，而多方的予以委屈求全。同時作者運用妙玉為主體敘述的內視角，更顯示其與其他人在言行應對的直率與傲物的表現上扞格不入，作者成功的寫出妙玉不容於社會禮教極其與社會風習之衝突的經典描述。

自明朝李贄、葉晝重視白話文學及配角角色之扮演以來，小說之地位日益提高。妙玉雖僅是個配角，卻是被摩寫得極為出色的角色之一⁴⁰。表面上讀者看到作者理性的批判一位世俗戴髮修行的偽道者，自食其果的宿命，以達到警勸的文學傳統功效⁴¹；骨子裡卻是作者借喻妙玉悲慘的結局，以喚起人類的悲憫與同情。妙玉被劫後可預見的厄運及被劫時沉浸在被

40 阮沅〈紅樓夢小人物〉(22)中「六根未淨悲妙玉」中提及「妙玉在整個故事中所擔任的角色——在表面上看——並不十分重要，即使沒有其人，也無甚關係。因為就某一個情節而言，有一個妙玉並沒有負著某種特定的任務；就氣氛來說，少一個妙玉，也就無所謂減色。不過，紅樓夢嘗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境界……作者塑造這個如花似玉的妙玉尼姑，其中必有其深意存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2卷、第12期，頁80）。阮沅先生雖已能知妙玉此配角之安排必有深意在，不過卻未能說出作者對配角的匠心獨運之處。梅苑〈紅樓夢重要女性〉便將妙玉列為重要人物探討。石富元醫師與筆者以為《紅樓夢》作者塑造了妙玉為今日臨床實驗中已經證實之「強迫型性格異常」之角色是極為成功的。

41 陳維昭《輪迴與歸真》中提及警勸的文學傳統「警懼勸懲的創作傳統從元代開始便形成一股潮流，其影響深遠，直至清末」。（頁10）

輕薄時的肉體快感中，成了強烈的對比；一個楚楚可憐，被悶香所薰、身不由己的「悲劇異形」隱然形成，雖未必能賺得讀者熱淚，卻留給情節中人不斷的揣測及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紅樓夢》作者最難能可貴的是能精準且細膩的描述在一、二百年後，今日精神醫學界於臨床實驗中已獲證實的強迫型性格異常之特質的種種，且分毫不差；其以敏銳的觀察力成功的塑造了孤僻、過潔性格的寓言式抽象品，⁴²一位隱匿在強迫型性格異常下，絕妙而有生氣的悲劇女子。

參考書目

(一)中文參考書目

- 曹雪芹等 《影萃文書屋乾隆壬子年木活五十字排印本百二十回紅樓夢》（臺北縣：青石山莊，1962）
- 曹雪芹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 怡親王弘曉抄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曹雪芹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88）
- 曹雪芹 庚辰本《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曹雪芹 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陳慶浩編著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9.10.）
- 馮其庸、李希凡主編 《紅樓夢大辭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 張錦池 第1版《紅樓十二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6.）
- 王昆侖 《紅樓夢人物論》第1版（臺北市：地球出版社，1994.9.）
- 李君俠 《紅樓夢人物介紹》（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9.7.）
- 陳維昭 《輪迴與歸真》（汕頭市：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
- 梁歸智 《石頭記探佚》（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5.）
- 張錦池 《中國四大小說論稿》（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4.）
- 梅新林 第1版《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5.）
- 曾揚華 《漫步大觀園》（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88）
- 王盈方 《紅樓夢十二釵命運觀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6

42 筆者此處「孤僻性格的寓言式抽象品」，雖脫胎換骨於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三章藝術美或理想，C)「人物性格」中提出「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象品」。（頁303）但在筆者此文之詮釋中，卻恰與黑格爾有南轅北轍之說法。另葉朗《中國小說美學》第一章：導論中亦引用此詞。（頁6）

- 朱彤 第1版《紅樓夢散論》（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2.）
- 李知其 《紅樓猜夢》（香港：九龍，1984.12.）
- 許玫芳 《從夢學與心理學角度探析《紅樓夢》中之夢》（臺北市：華正書局，1991）
- 許玫芳 《紅樓夢》夢、幻、夢幻情緣之主題學發微－兼從精神醫學、心理學、超心理學、夢學及美學面面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7.
- 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金聖嘆批、繆天華校定8版《水滸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4.2.）
- 梁啟超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在《古典文學資料彙編》2版（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92.10.）
- 孫遜、孫菊園編 版《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萃》（臺北市：大安出版社，1991.1.1）
- 葉朗 《中國小說美學》（臺北市：里仁書局，1994）
- 黑格爾 第8次印刷《美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3.）
- 蓋兒·戴蘭妮 《桃色夢境》Sexual Dreams（臺北市：張老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
- 徐靜 《精神醫學》（臺北市：水牛出版社，1980.2.20.）
- 普汶(Lawrence A. Pervin)原著（洪光遠、鄭慧玲編譯）《人格心理學》（臺北市：桂冠出版社，1990.10.20.）
- 程玉馨 初版《動力精神醫學》（臺北市：五南圖書，1983.7.）
- 曾文星、徐靜 《最新精神醫學》（臺北市：水牛出版社，1983）
- 林憲著、國立編譯館主編 初版《臨床精神醫學》（臺北市：茂昌圖書，1982.1.）
- 宗喀巴 《菩提道次第廣論》（臺北市：福智之聲出版社，1998.8.）
- 陳仲庚、張雨新編著 《人格心理學》（臺北市：五南書局，1990.10）
- 基辛(R.Keesing)、陳其南校定、張恭啓、于嘉雲合譯1版《人類學緒論》（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91.2.）
- 梅苑 《紅樓夢的重要女性》（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

(二)西文參考書目

- Allen J. Waldinger, *Psychiatry for Medical Student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51)
- Edited by Allan Tasman., Jerald Kay., Jeffrey A.Cieberman, *Psychiatry*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97)
- A. H. Chapman, *Textbook of Clinical Psychiatry* (Philadelphia, Toronto: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4)

Alfred M. Freedman, M.D., Harold I. Kaplan, M.D., Benjamin J. Sadock M.D.,
Modern Synopsis of Psychiatry (Baltimore: Th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972)

Edited by Michael Hersen Cynthia G. Last, *Handbook of Child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1990)

Merrill T. Eaton, Jr., M.D., Margaret H. Peterson, M.D., James A. Davis, M.D.,
Psychiatry (Singapore: Toppan Company Pte. Ltd., 1976)

Edited by Peter Hill Robin Murray and Anthony Thorley, *Essentials of Postgradu-
ate Psychiatry* (Orlando, Florida: Grune & Stratton, Inc., 1986)

Edited by John A. Tallbott, M.D., Robert E. Hales, M.D., Stuart C. Yudofsky, MD.,
Textbook of Psychiatry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David B. Guralnik, Editor in Chief,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New York:
Popular Library, 1979)

(三)中文期刊

阮沅 〈紅樓夢小人物〉(22)《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2卷第12期(臺北市：中華文
化復興月刊社)

潘銘桑 〈關於妙玉結局的思考〉1996哈爾濱師範大學主辦海峽兩岸《紅樓夢》學術論文
發表，1996.1.31.

念棠 〈《紅樓夢》人物瑣談〉《反攻》238期(臺北市：反攻出版社，1962.1.1.)

余青 〈讀紅樓夢女性人物的描寫〉《藝文誌》150期(臺北市：藝文誌文化事業公司，
1978.3月號)